

俄國三大文豪



趙景深譯

上海亞細亞書局印行

目 次



托爾斯泰

- 一 他的生涯..... 1
- 二 他的藝術..... 10
- 三 他的思想..... 23

柴霍甫

- 一 生涯與作品..... 39
- 二 作品的來源..... 57

高爾基..... 75

托爾斯泰

一 他的生涯

L. L. TOLSTOI 原著

托爾斯泰在一百年前生於九月十日，現在世界上便在這一天來慶祝他。這種的慶祝，有些地方是應該感謝我母親的。

托爾斯泰的妻子給他生了十四個孩子，親自

養育着他們，還要管家。像這樣的女人總算是已盡了母親和妻子的責任。但她却還要替托爾斯泰做書記，做助手，做鼓勵者。

一切都能夠做得很好——理想的妻子，忠實的母親，文學上的合作者——這樣的人怕很少罷。但她却能夠犧牲自己，充滿着同情的了解，來做困難的工作。像這樣的女人，我們應該怎樣的安慰她在天之靈呵。

她在十七歲時與托爾斯泰結婚，同居着工作到四十八年之久。後來她被命運所播弄，也隨着托爾斯泰長逝，拋撇下她心愛的孩子們永去了。

她做姑娘的時候，過着很闊綽的生活，與她父親畢爾士 (Dr. Andrew Bers) 同居。畢爾士是個御醫，住在克里姆林 (Kremlin) 的王宮裏。他本是德國軍官的兒子，俄國人請他父親當軍事教練，他就在那兒娶了俄國妻子，永遠住在俄國了。

畢爾士很好客，常請有聲望的人來赴宴，還

請莫斯科的文學家來聚餐。屠格涅夫便是常到他們家裏來的一個賓客。自然，其中還有年輕的未來的作家托爾斯泰，他們家裏的人對他尤其親密，因此托爾斯泰纔認識了畢爾士的第二個女兒蘇菲亞(Sophia Andreyvna)。

托爾斯泰家裏很有錢，曾經度過年輕人放蕩的荒唐生活。他自己說，到了三十四歲頭上，他就渴望着能有一個美滿的家庭。托爾斯泰與蘇菲亞的姊姊麗莎(Lisa)的羅曼斯似乎要開花了，不知怎麼一來，急轉直下的，又與蘇菲亞要好起來，但她的父母都以爲她年紀太輕，還沒有到結婚的時候。有這麼一天，托爾斯泰向蘇菲亞求婚，居然竟得到她的允許。——這件事後來托爾斯泰在“安娜小史”(Anna Karenina)裏曾經提到過，人名則改爲李文(Levin)與紀特(Kitty)。

結過婚以後，托爾斯泰便立刻把他的妻子帶到他鄉間的別邸裏去。他的別邸是在雅司納亞。

波里亞那(Yasnaya Polyana)，在莫斯科以南二百里，那時還沒有鐵路(1862)，只好用馬拖着車子走。他們夫婦倆在那兒住了四十八年。

托爾斯泰從雅司納亞波里亞那寫信給他的朋友詩人費德(Fet)說：

“我已經結婚了三星期。我很愉快，我覺得這種愉快是不能和我的生命同盡的。

自然，托爾斯泰說這句話的意思，是他相信新尋得的快樂可以鼓勵他文學的上進。即文藝的工作到他身後還在生存。換一句話，就是他的大快樂將垂於永久。

他知道他的天才，倘若沒有一個真的伴侶，是不會發展的。

這樣一個年輕的妻子，遠離了家鄉，住在寂寞的鄉間，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她此時的情景。她對於丈夫的愛便是她自己最大的報酬。她畢生忠心，犧牲自己，繼續的幫助她的丈夫。她給他生

育了十四個孩子。每兩年（甚至每年）要生育一個孩子，她都悉心的看護。她管理全家，指揮僕人，教育子女，她自己還替十四個孩子縫衣。此外她還要做她丈夫的書記，有時竟整夜的替她丈夫抄寫稿件。

她身體非常康健，所以纔能擔任這樣繁重的事務。雖然有的時候也生點小病，不久就可以復原。她丈夫倒是時常生病，她便在一旁悉心看護。

醫生勸告托爾斯泰遷地修養，她便把全家從雅司納亞·波里亞那遷移到伏爾加河畔的撒馬拉（Samara）草原。在這遙遠的草原過生活是很困難的，對於孩子們尤其危險。但爲了要使丈夫的健康復原，也就顧不得許多了。她的畢生工作便是幫助她的丈夫，同情他，了解他，安慰他的激盪的靈魂。

這樣的幫助還不夠。十六年以後，托爾斯泰的“戰爭與和平”與“安娜小史”出版，文學上

的聲譽便登峯造極。於是他宗教道德的危機也就隨之而來。他有名，有利，有家庭——但他却一切都厭棄了。他的靈魂掙扎着想要趨向於“道德的完全”，尋求人生的真意義，拋棄了文學，去做傳道師。自然，他的妻子因為有兒女和家庭的牽繫，不能也跟着他去做精神上的發展。兩夫婦有了嫌隙，並且不幸福了。

托爾斯泰不曾直接的告訴她：“將你的財產都拿來送給窮人。去，與你的孩子到茅屋裏生活去，跟着農夫一道做工去。”他不肯告訴她怎樣的使得新道理與她的生活調和。她忽忽如有所失，幾乎是感到被棄了。

托爾斯泰自己，照他所摘發的物質形式和狀況，以自己的生活法過活，便時常出去與農夫一同耕田，割草，暇時便來補靴。但白蘭(William Jennings Bryan)有一次對我的父親說：“你的書我愛讀，可是你所做的靴子我可實在不敢領教。”

顯然托爾斯泰是想言行合一。但蘇菲亞却很反對。屠格涅夫也不大贊成。

蘇菲亞雖不贊成，但對於他在這時期所做的宗教哲學論文，依舊加以幫助。他寫完了論文“人生論”以後，她不但贊美他，還親自替他譯成法文。在她自己是不懂得托爾斯泰爲什麼要因了傳道的事與她不和的。她繼續的幫助他，依舊與結婚的時候一樣。

孩子們現在都長大了，我的幾個弟兄也已經入莫斯科的大學了。當托爾斯泰拋棄一切時，我母親是很憂傷的。一切家務，教育，財政都由她管。她還親自校對托爾斯泰的著作，一個字一個字的校對。居然她還有餘時可以讀書，可以彈鋼琴。

托爾斯泰的內心對於他的妻子怎樣呢？自然，他依舊是永遠的愛着她，我常看見父母衝突爭吵之後，母親便到朋友家裏去住幾天。在這時

托爾斯泰總要告訴她，她只要一走，一切便都黑暗了；她只要一回來，便也帶着光明回來了。

托爾斯泰對於生活與傳道的不調和，時常是很苦悶的。他嚴厲的勸人不要享福，而自己却住着高樓大廈。他常想去過刻苦的農夫生活，又想跑到深山裏去做聖人。有一天他寫了一封信給家裏人，要想實現他的計畫。終於這封信沒有發，他家裏的人在他死後纔找到。

他的外貌雖然似乎很魁梧，其實身體是很柔弱的。起初他患了肺病，因此到撒馬拉草原去修養。後來他常有胃病和肝氣病。他的心也逐漸軟弱。一九一〇年時，他已八十二歲，他的記憶力漸漸消泯，連家裏的人都不大認得清楚了。

托爾斯泰最後幾月將他的爵位著作統統送給公家。他指定我的幼妹亞歷山特羅（Alexandra），由她傳佈給大眾。這就是托爾斯泰唯一對於他妻子的祕密。

一九一〇年十月我回到巴黎的寓所。我在報上看到我的父親忽然出亡了。

我的母親醒來時，發見托爾斯泰失踪，她異常失望，便投湖自盡，以了殘生。後來她被人家撈救起來，神經昏亂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她只想再見他；但他在那裏呢？

在小車站裏躺着托爾斯泰。出走時在車上忽得大病，只好立刻下車。由車站通知他的家裏。我母親到來時，醫生和看護已經先在那兒了。說她的到來是要使病人喫驚的，所以不許她進去。只在他最後呼吸時，纔許她進病室，托爾斯泰死在他妻子懷抱裏。

在他將死的日子，托爾斯泰求見她，醫生婉轉推託說不必爲她掛念之時，他用孱弱，苦痛的聲音詰問道：“你怎麼不明白？這是頂要緊的一一關於她的事。”他向醫生說：“我所有的安排，都得取消。”

現在蘇斐亞是個寡婦了，便偕着孩子們淒清地回到雅司納亞·波里亞那去。十年以後，她也死了，時年七十五歲。她屍體送到墳墓裏去時，村中家家人都祭奠着這位慈祥和悅的婦人。

二 他的藝術

W. L. Phelps 原著

托爾斯泰將他自己的生活的顯然的分爲四個時期，批評家也說他早年的作品與晚年不同，但我總覺得，如果把托爾斯泰的作品從“現身說法”到“復活”作一個仔細的全盤考察，便可知道在作品上前後是沒有什麼差異的。

白朗寧說：『我的靈魂是不變的，却是向前進的。』托爾斯泰也是這樣。他的靈魂只有前進，却沒有改變。他那前進的歷程在他第一本書中已經顯示出來了。“克里米戰血錄”與“哥薩克兵”的作者，他那靈魂是和“婀娜小史”“根縷情絲”“復活”等的作者一樣的。真的，偉大的作

家很少有像他這樣一直線向前進的。像般生那樣的改變，在他是沒有的。他晚年的作品教訓的色彩很明顯，他的目的也表示得很清楚，一個作家年紀老了，總要教訓教訓後生，差不多個個作家都是如此。早年的小說裏早已播了種，現在不過是收成罷了，這是極其自然的。

不但早年小說表示托爾斯泰有這個傾向，就是日記和書簡裏，也可看出托爾斯泰的靈魂是早已打下基礎了。他在一八五五年的見解，與一八八五年是差不多的，與一九〇五年也是差不多的。托爾斯泰早年與晚年的分別，不在於心理，而在於行爲。他寫“哥薩克兵”和“克里米戰血錄”時已經是滿口的犧牲一己，仁義道德的話頭了。此後他所寫的也只是這些教訓話，不過擴大一些精深一些罷了。他在年輕時候，雖然看見了光明，卻寧願向黑暗處跑。他也未嘗不知道壞事是做不得的，也並不比晚年糊塗，誰不知道照“新約聖經”上的話去做，比發洩獸性要好些

呢？可是他明知故犯，知道了也是空的

就是他對於藝術加以革命的觀察，在十九世紀所出版的“藝術論”，也不是突然的發現，更不是，態度的突然改變。譯“藝術論”的莫德(Maude)在譯本的序言裏說：『這本書所表現的根本思想極新，打破普通對於文學的見解，爲人所意想不到。』在別的藝術家看來，托爾斯泰的思想或者極新，但在托爾斯泰自己，却並不是新，簡直一點都不新。很早在一八七二年就有這種思想了。他寫信給史垂可夫(Strukov)表示他輕視現代的俄國的小說家和詩人，他說：『我覺得普希金是很可笑的。反之，大衆的語言能表示一切，而詩人却不能夠。我最愛的是純樸的大衆語言。』同信中又說：『可憐的麗沙使人落淚，受人尊敬，現在却沒有人再讀這一本書了。民歌和民間故事將和俄國語言一樣，永遠有人愛讀。』

托爾斯泰對於藝術，道德，宗教等的見解只有發展，沒有改變。他的見解趨於極端，所以使

保守的英國人以爲他是瘋子。其實，他思想的方法純粹是俄國人的，有個性的。英國人有了一種觀念，就勇敢的出發去追求；但他如果走到人生經驗相反的方向，他便勒過馬頭，仍回原道，一定要使其沒有缺點；俄國人却不然，思想是對的，行爲却是錯的，永遠處於二元的苦悶。

托爾斯泰談到自己的地方，比任何作家都多。我們現在不但有他的信簡和日記，足以表示他內心生活，詳細入微，就是他的許多小說，那怕是與他思想最相反的，都是他自傳的一部份。在他所創造的人物中，常借以談到他自己，總是內省居多。這就是他的小說所以非常忠實於人生的緣故了。因爲他們本來是真的，所以是真的。

有人說穆勒 (John Stuart Mill) 是分析才能的王。這種讚美也可以移贈於大半的俄國小說家，尤其是托爾斯泰。他無論什麼作品，歷史小說也好，寫實小說也好，宗教的訓話也好，都顯出他是一個分析心理的能手。人性便是他的領

士。嚴格的說來，他的小說中是沒有主要人物的，就連主要的角色，所做的事，也好像與全局無關。常態使他感到比變態更有興味，這就是他的作品與高爾基安特列夫不同的地方，猶之莎士比亞與他的後進不同是一樣的。托爾斯泰的目的是要顯示普通人與真的一樣，所以小說有時非常緊張，有時又非常單調。有時也插敘自然的景色，例如“哥薩克兵”中就寫了一段山景。背景是不常用的。托爾斯泰的小說極少無關重要的寫景。他最大的本領，就是能夠把人物的個性，寫得清清楚楚。所以我們讀過托爾斯泰的小說以後，便覺得別的許多『寫實小說』，不但不大真實，而且有些荒謬了。

三篇小說，“幼年”，“少年”，“青年”，現在大都印為一部“現身說法”了，這是天才所做的作品，却不就是天才的作品。因為作者以後的作品很偉大，而這書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作者，所以這自傳便有價值了。他自己就不願意看這早年的作

品，引以爲恥，並且說作法很不自然。雖不成熟，可是他的才能已經微露鋒芒了。這是他作小說的練習，從此他知道如何去寫小說。不過作者的旨趣也可在這書裏看出。他的『靈魂發展，很受了許多壓迫。』整個的敘述裏沒有一件非常或是動情的事，男主角的成長，也沒有特異的環境，只是平凡的敘述下去。因此讀起來，除了兒童成長的過程以外，其餘的都不大使人感到興味。托爾斯泰自己的環境一半是真的，一半不是真的，得之於友人的經驗。不過在心理方面完全是托爾斯泰自己，顯出青年的醜惡，自私和疾病。孩子的驕傲和虛榮，加以膽小和自誇，不大動人憐愛。托爾斯泰的尊容很醜，許多照片便是極好的證明。他那撒但一般的驕傲，使人不敢與他親近爲友。無論我們怎樣崇拜他文學的本領，無論他的作品影響後人多麼深，可以說在俄國的一切大作家中，托爾斯泰的照會總算是最不可愛了。

這三篇作品彙爲一部，都根於道德觀念——